

从盛开到枯萎，只是一个过程
悲苦是常态，不是例外
故事才刚刚开始，用回忆抵抗现实

RS

肉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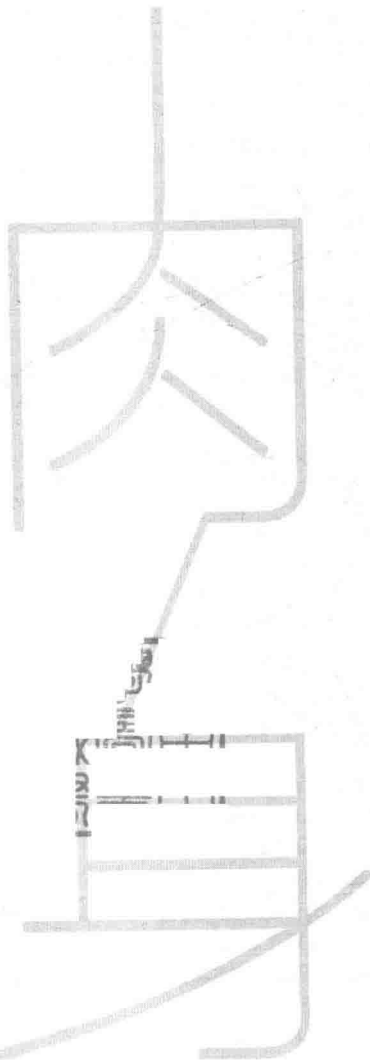
李西闽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■ 李西闽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肉身 / 李西闽著. —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203-10449-0

I. ①肉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3585号

肉身

著 者: 李西闽

责任编辑: 郝文霞

复 审: 傅晓红

终 审: 梁晋华

装帧设计: 陈 婷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(传真)
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-4922159

E-mail: sxske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e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e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厂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 数: 1-6000册

版 次: 2018年10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0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10449-0

定 价: 4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序：从故乡抵达万种离愁

我们总是说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。这既有时间之河的阻隔，又暗含空间演变造成的疏离与陌生化，因而每个人都会拥有对乡土、乡情的常态回眸。但是，只有极少数人会由此升华至乡愁的美学。登高望远，使人心悲；隔河对望，令人怅惘；置身熟悉的故园，反而有一种熟悉到极致的陌生感。但高悬在故乡上空的月亮，恰到好处地消除了悲观的丝缕，只剩一种银白色的追忆。几乎可以认定，乡愁就是我们对故土难以消泯的挂念。

但是，作家李西闽的情况又有些不同。我一直认为他有两个故乡，一个在闽西，一个在四川龙门山银厂沟。他的故

乡闽西尚未遭到利润的大规模改造，他熟悉的地缘与遗构，仍然在沉默里打量行色匆匆的时代。这似乎并不是他一心想找寻的东西。因为曾经发生在此地的人与事，再也无法与李西闽相遇了……而经历汶川大地震的龙门山银厂沟，却是山河巨变。

在我心目中，一直也有两个李西闽。一个是写作虚构文本的李西闽，还有一个，是写非虚构作品的李西闽。前者吞云吐雾，呼啸而来；后者沉默而崛起，像一块内敛的石头。他既有左右互搏、单翅而飞的时候，又有双翼齐展把闽西地缘带往高处的本领。

很多读者是置身于“恐怖小说大王”这个名头之下，熟悉李西闽的。但这个来自商业主义轮转机的封号，放大了悬疑小说的氛围，遮蔽了李西闽固有的精神气质。在李西闽看来，“恐怖小说”并非耸人听闻，它的目的是唤醒人们对弱者的悲悯，激发每个人的责任意识以及对人类自身的关怀。他的《肉身》与其说是一部散文集，不如说是对“恐怖小说”的去魅，我们得以清晰地审视这个刚烈、血性、丰富、细腻的男子汉，得以明了故乡闽西那些妖氛弥漫的民俗传说、那些经常发出哭泣声的樟树、那些精怪的猎狗与蛇、那些神秘的桃花流水、那些令人血脉偾张的故人故事，是如何把那

个叫“李希敏”的孩子，一点一滴驯化为“李西闽”的。

肉身指有形质之身，无形者称为法身。明心见性者，方能了悟法身就在肉身之上。如果以“针尖上的天使”形容李西闽还不够妥帖的话，那么他就是从锋刃上赤脚行走的大能者。在我看来，《肉身》是李西闽扣在生命桌边的底牌，他一直在等待那个时机，等待大限的到来。当一个人已经有足够的耐心、足够的耐力与荣辱沉浮达成和解之际，当生命逐渐成为没有观众的一幕演出时，他终于自己动手了，向天地摊开了底牌。谜底立即上浮，豁然之间，似乎又构成了一个新的谜面。

《肉身》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征。

与文坛标举的“文学散文”的不同之处在于，《肉身》没有拘泥于所谓散文的修辞造句。李西闽也许根本不屑于遵循散文的法度，那些矫揉造作的起承转合，那些华而不实的骈四俪六，他都不屑。他急于渴望指认的，是那些架构了他的经络、他的气血、他的敏锐与悲悯的来源，均静静躺卧于福建闽西的乡野。它们正在与山岳对望，与白云对弈，也与枯叶一同灰飞烟灭。《肉身》既是一部关于闽西的村庄史，更是一部个人成长史、人格嬗变史。李西闽写出了一种来自骨子里的疼痛。所

以，问题不在于故乡是否可以抵达，恰在于抵达故乡深处，他俯身抓起的每一把泥土里，流出的血、发出的叫声……

另外，与《幸存者》一样，《肉身》展示了李西闽不俗的非虚构写作实力。非虚构写作成为一个实验文体，首先发轫于美国。后来非虚构写作逐渐在小说之外攻城略地，成为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微观史写作、人物传记领域里的“他者”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。从向度而言，李敬泽认为这个时代的作家都需要有直面现实的非虚构精神。从事物细部来看，我以为这恰恰体现了非虚构写作不可或缺的犀利品质：从事物的细微之处、从以往被熟视无睹的角落、从宏大叙事遗漏的茫茫领地里，急需非虚构之犁去梳理这些血泪板结的土地。我们还可以说，非虚构写作不是主题叙事不是帝王叙事不是英雄叙事，它具有强烈的平民价值观，它总是剥除覆盖在平民身上的历史青苔，放他们到旷野里，还他们命定的应许，让他们的哭泣与咆哮成为土地上疯狂的野草，或寂寞山谷里静待春天的百合花。

无须拔高，无须捣糨糊，无须为尊者讳，呈现人与事的本真、呈现事情的真实脉络、呈现人的本来面目就是非虚构写作的旨归。

《肉身》里的人物，均是李西闽伸手可及的，是他的长辈、兄弟、朋友。他们的生老病死，他们的刚烈决绝，在李西闽平静、细腻的叙述里，渐渐复活，让我顿生“离愁万种，故乡一夜头飞雪”之叹。

在李西闽笔下，涉及汶川大地震的文章有两篇，《她去了天堂》讲述了一个摩顶接踵的现实主义圣徒，把自己全副身心的爱意撒播于人间大地的故事。在大地上，只有李西闽为年轻的姑娘吴丽莎留下了这弥足珍贵的文字造像。作为全书压轴的《风自由地穿过山谷》一文，释然了我一度对他渡过“劫波”之后的某种担忧，他吸吮了痛苦、绝望的汁液，从而获得了大光明。

李西闽就像一个竹篾匠，一根一根把笔下人物的骨头，编织成为人生之路上凸起的棱角，由此构成了他生命中最结实、最为坚韧的部分。

李西闽所写的那个生活中的失败者——绰号叫大卵砣的堂叔，让我分外感怀。在《屡败屡战》的结尾，他写道：

去年春天，我回到家乡，一大清早，就被街上传来的声音吵醒。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喊叫：“卖粉干喽，卖粉干喽，

上好的手工粉干，卖完了就没有喽——”这是我熟悉的声音，是堂叔大卵砣的声音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推开窗户，朝楼下的街巷俯视，果然是他。他推着三轮车，沿街叫卖。我想喊他一声，可没有喊出来，看着他佝偻的背影，内心酸涩。年迈的大卵砣又回到了起点，他的人生画了一个圆圈，这年头，手工的东西又吃香起来，他个人的机器梦破灭，尽管这个世界在高速发展，传统的东西渐渐消失。他苍老了，大红鼻子却没有变化。他的内心有了许多变化，脾气却没有变。其实，他在我心中，是个牛人，尽管他在很多人眼里，是个笑话。

一个人，无论经历多少失败，却总是顽强地站起来，白发苍苍地站起来，佝偻着向前。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失败。他来了，他看见，他归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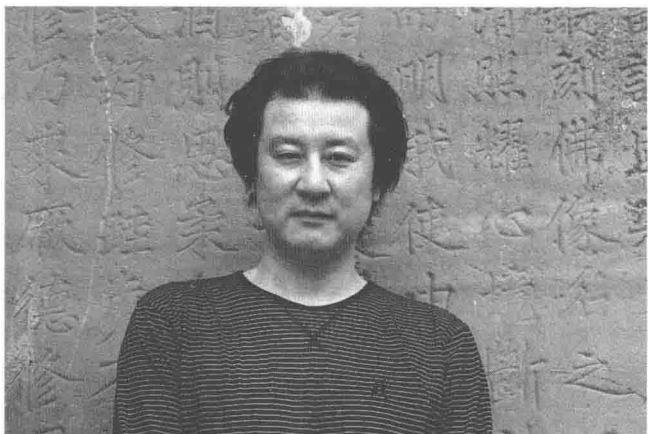
一晃离开故乡三十多年，故乡的明月与大樟树，在李西闽的脑海里经常幻化为一条穿过草甸的野水，那是一条浮荡着藿香气味的小河，在深秋的夜空下缓缓流动。那些漂浮的水葫芦与芭茅草相互缠绕，时而传来鱼儿破水跃起的声音，逐渐替代了干燥的回忆而成为生机勃勃的高音部。似乎在说，离愁也很美丽，这恰是《肉身》带给我的惊喜。

2017年5月12日下午，李西闽、郭发财、卢一萍从龙门山银厂沟祭拜归来，与我在成都红星路喝酒。李西闽默默举杯，半晌才说：“汶川大地震那年我住的那家客栈的前前后后，均是山河巨变，现在已修筑起不少的木头房子，显然是旅游所用。这个客栈的位置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地貌。当时我被埋的悬崖边的房子，就靠几根钢筋拉着，不然我就掉进七八十米深的悬崖下了。悬崖边，我还能看到一点建筑遗迹……悬崖下是白水河的一条支流，已被泥土填高了很多……一回头，我看到了美丽摇曳的黄花，蝴蝶飞舞。一只白蝴蝶一直跟着我，忽前忽后，它好像认识我。我回忆起九年前的窗前，也有很多翩翩飞舞的蝴蝶。我想这就是九年前的蝴蝶啊，它们一直在这里。等谁呢？是等候我回来吗？”

李西闽，这只闽西的蝴蝶，一直在四川龙门山低飞，等候。

蒋 蓝

2018年3月1日于成都



蒋蓝，诗人、散文家。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，四川省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。

Contents

目录

瘴 疾	001
随风飘逝	017
相依为命	035
绝 命	053
欲 望	072
赌 瘾	091
野风吹过	105
屡败屡战	125
最后的箍桶匠	135
凄风苦雨	154
赤婆婆漫长的悲伤	160
枯 井	167
水 蛭	171
元金生	175

- 181 苍 茫 老 屋
- 191 沉 默 的 树
- 200 出 走
- 204 飞 来 的 鸽 子
- 207 酸 涩
- 210 连 阴 雨
- 218 蔑 匠 的 葬 礼
- 221 女 人 和 树
- 224 尾 巴
- 228 殁 于 浅 水
- 231 灵 蛇
- 234 猎 狗
- 237 红 鱼
- 241 大 鸟
- 244 梦 死
- 247 深 夜 中 恐 惧 地 奔 走
- 251 心 里 长 满 了 荒 草
- 254 天 火
- 258 她 去 了 天 堂
- 267 风 自 由 地 穿 过 山 谷
- 284 后 记

瘫痪

岩锅是什么东西？岩锅不是什么器物，也不是一种锅，而是我爷爷的诨名，他的真实名字叫李增材。爷爷中等身材，长着一个奇怪而大的脑袋，前额暴突，后脑勺也很突出，侧面看他的头，就像是倒扣着的一口锅，无论从正面还是后面看，他的前额和后脑勺都像突出的岩石，他的诨名是不是因此而来，我没有考证过。我想，见过爷爷的人，都会记住他奇怪的大头，而忽略他的身体。

爷爷的身体在他年轻时被过分挥霍了，当我懂事时看到他时，他已经是秋天里的枯枝败叶。我想象不出他年轻时的强壮，尽管他的声音还是那么粗暴和狂野，但是，河田镇的人不会再惧怕他了，他完全丧失了攻击能力。我奶奶王太

阳对爷爷讨厌到了骨子里，不仅因为爷爷那比屎还臭动辄发火的脾气，更要命的是，爷爷败家。一直以来，都是奶奶当家，她希望爷爷能够给家里带来收入，岂料爷爷非但没有交给奶奶钱财，还赔本。我们家人多，奶奶操持一大家子着实不易，她对爷爷是恨铁不成钢。

打我记事的时候起，爷爷就在镇街上的豆腐店里做豆腐。他的豆腐店开始属于公私合营的性质，每个月要给集体交一笔钱。可是，每月给集体交完钱，他自己就所剩无几了，原因是，他根本就不会经营，而且镇上的人会坑他。爷爷独自一人住在豆腐店里，他什么时候和我奶奶分床而睡，我不太清楚，反正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，他们就没有同过床。爷爷和奶奶早就没有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欲望，他们在这方面，都没有绯闻。我妈妈经常说，爷爷是狗，奶奶是猫，他们一辈子都不和，可是一辈子都在一口锅里吃饭。爷爷和奶奶年轻时，都有一把气力，他们一起翻山越岭，去帮盐商挑盐。那是苦活。盐商从潮汕走水路，沿着韩江溯江而上，进入福建境内的汀江，到达汀州的码头，从码头上卸下盐包，盐商就雇人将盐挑到江西或邻县去卖。

爷爷给我讲过他和奶奶一起去当苦力挑盐的事情。他

说从汀州的码头挑盐到宁化县，要走两百多里山路。挑担的苦，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。十多个人，每人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盐巴，走上几里路就要放下盐担歇脚。挑夫里面，就我奶奶一个女人。歇脚的时候，她就将竹筒里的水给爷爷喝，如果竹筒里没有水了，她就要去找水，爷爷和那些挑夫们就坐在那里说话。那些挑夫都十分佩服我奶奶，说我爷爷不如我奶奶有力气。爷爷的脾气不好，听了他们的话，就暴跳如雷，不承认自己不如我奶奶，还骂他们。挑夫们习惯了爷爷的臭脾气，嘻嘻哈哈地笑，不再搭理他。奶奶灌好山泉水回来，见爷爷还在生气，也不晓得他生什么气，就骂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，迟早会被自己气死。”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。爷爷比奶奶小，他想和奶奶发火，又怕别人再笑话他，只好忍耐，只是在和奶奶单独相处的时候，朝奶奶吼叫，让她以后不要在别人面前说他的不是，让他没有脸面。奶奶冷笑着说：“你看你那样子，还有什么脸面。你还真不如我这个妇道人家。做男人的应该是肚子里面能撑船，谁像你，心胸狭窄得容不下一根针。”听了她的话，爷爷无语。爷爷对我说，从汀州码头挑盐到宁化县，要走上四五天，草鞋要磨破三双，还没有走到一半路，脚底就磨出了水泡，晚上休息

时，他和奶奶相互将脚底的水泡挑破，走完所有的道路，脚底都在流血。左右两边的肩膀也被扁担磨烂了，血和汗混杂在一起，粘在衣服上。

爷爷说他真的无法忍受挑盐的苦，要不是奶奶赶着他，他早就不干了。他学做豆腐，也是为了摆脱挑盐的苦。年轻时做豆腐，奶奶配合着他，他也不觉得那么辛苦，也有些钱赚。奶奶负责卖豆腐，豆腐和钱都不会被别人偷偷拿走。后来，成立合作社以后，公私合营了，事情就起了变化，爷爷辛辛苦苦做豆腐，总是分不到什么钱，有时候还折本。这让奶奶经常气得半死，骂爷爷是猪脑子。爷爷也气不过，就和奶奶吵，吵得很凶。吵得再凶，爷爷也不敢对奶奶动手，别看他吵架时凶相毕露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未必是奶奶的对手。

爷爷每天凌晨四点，就起来做豆腐，做完豆腐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做豆腐辛苦，白天里，爷爷就特别嗜睡。有些人看他在豆腐摊前歪在椅子上打呼噜，嘴角还流着口水，就把豆腐偷偷拿走，根本就不给钱。就算有人发现，事后告诉爷爷，爷爷去找拿走豆腐的人，他们也不会承认。爷爷气得发抖，破口大骂，却无济于事，还给镇上的人平添了笑料。